

精華編二二三冊
集部

儒藏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. 精華編. 二一三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編. —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
2009. 6

ISBN 978-7-301-11931-0

I. 儒… II. 北… III. 儒家 IV. 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081557 號

書名: 儒藏(精華編二一三)

著作責任者: 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 編

責任編輯: 王 應

標準書號: ISBN 978-7-301-11931-0/B·0617

出版發行: 北京大學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

網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

電子郵箱: dianjiwenhua@163.com

電 話: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經 銷 者: 新華書店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開本 35.5 印張 348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價: 500.00 元

未經許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。

版權所有,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: 010-62752024

電子郵箱: fd@pup.pku.edu.cn

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

「十一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·重大工程出版規劃
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
北京大學「九八五工程」重點項目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一三冊

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

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

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
(按年齡排序)

本冊主編 孫欽善

《儒藏》精華編凡例

一、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。《儒藏》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、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。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。

二、《儒藏》精華編為《儒藏》的一部分，選收《儒藏》中的精要書籍。

三、《儒藏》精華編所收書籍，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。傳世文獻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，大類、小類基本參照《中國叢書綜錄》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於個別處略作調整。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，僅存目錄，並注明互見。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，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。韓國、日本、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，編為海外文獻部類。

四、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，一仍底本原貌，不選編，不改編，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。

五、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。以對校為主，確定內容完足、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，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。出校堅持少而精，以校正誤為主，酌校異同。校記力求規範、精煉。

六、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，結合古籍標點通例，進行規範化標點。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（《》）外，其他一律省略。

七、對較長的篇章，根據文字內容，適當劃分段落。正文原已分段者，不作改動。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。

八、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《校點說明》，簡要介紹作者生平、該書成書背景、主要內容及影響，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、校本（舉全稱後括注簡稱）及其他有關情況。重複出現的作者，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。

九、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，小注一律排為單行。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一三册

集部

二程全書〔北宋〕程顥 程頤
.....

附錄總目

第一

二先生遺文

放蜴頌闕文。

酌貪泉詩闕文。

書縣廳壁

易上下篇義見《易傳》。

易序見《易傳》。

禮序

春秋傳序見《春秋說》。

禘說

書銘

與方元案手帖

謝執政書

謝傅耆伯壽手謁

答晁以道書闕文。

與橫渠簡闕文。

答謝良佐書闕文。

寄范淳夫書闕文。

傳文續記

凡十一條

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，善心所蒐輯，可繕寫。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，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。貞白虞叔世聯葭苳，尺牘往還，商略考訂，推本朱子之意，以復於舊。然如《定性書》、富、謝二書所刪字，終不可考，則固未敢自信，而亦未能自慊也。一日，以書來，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，乃與臆見脗合，而凡刪字皆在，且又益以數

篇焉。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，用
鈔諸梓，以與學者共之。其朱子與
劉、張二公辨論所及者，悉附注于
目錄之下；其餘脫誤錯簡，文字同
異不復具列；且爲竊考程氏世系，
譜於十二卷之首，以便觀覽。此外
有《經說》八卷，尚當嗣刻，以傳永
久云。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，臨川
後學譚善心謹書。

第二

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南軒語附。

與劉共父一首

與張欽父一首

又並同上。

又別紙。

又同上。

書明道先生遺文後

後序

五首

附 錄

河南程氏遺文

放 蝮 頌 見游氏本《拾遺》。

殺之則傷仁，放之則害義。

酌貪泉詩 見劉立之《敘述》。

中心如自固，外物豈能遷？

書縣廳壁 見《龜山語錄》。

視民如傷。

右明道先生文

易上下篇義 已載《易傳》。

易 序 見《性理群書》，已載《易傳》。

禮 序 見《性禮群書》。

經禮三百，威儀三千，皆出於性，非僞貌飾情也。鄙夫野人卒然加敬，逡巡遜却而不敢受；三尺童子拱而趨市，暴夫悍卒莫敢狎焉。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，蓋其所有於性，物感而出者如此。故天尊地卑，禮固立矣；類聚群分，禮固行矣。

人者，位乎天地之間，立乎萬物之上，天地與吾同體，萬物與吾同氣，尊卑分類，不設而彰。聖人循此，制爲冠、婚、喪、祭、朝、聘、

燕、饗之禮，^①以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之義。其形而下者，具於飲食器服之用；其形而上者，極於無聲無臭之微。衆人勉之，賢人行之，聖人由之。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，禮治則治，禮亂則亂，禮存則存，禮亡則亡。上自古始，下逮五季，質文不同，罔不由是。然而世有損益，惟周爲備。是以夫子嘗曰：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逮其弊也，忠義之薄，情文之繁，林放有禮本之問，而孔子欲先進之從，蓋所以矯正反弊也。然豈禮之過哉？爲禮者之過也。

秦氏焚滅典籍，三代禮文大壞。漢興購書，《禮記》四十九篇，雜出諸家傳記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。考其文義，時有牴牾。然而其文繁，其義博。學者觀之，如適大通之衢，^②珠珍器帛隨其所取；如游阿房之宮，千門萬

戶隨其所入；博而約之，亦可以弗畔。蓋其說也，粗在應對進退之間，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；始於童幼之習，而終於聖人之歸。惟達於道者，然後能知其言；能知其言，然後能得於禮。然則禮之所以爲禮，其則不遠矣。昔者顏子之所從事，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，而《鄉黨》之記孔子，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，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，致思以達也。

禘

說見《朱子文集》。

禘其祖之所自出，始受姓者也；其祖配之，以始祖配也。文、武必以稷配，後世必以文王配。所出之祖無廟，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。萬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故以所出之祖

① 「燕」，涂刻本作「射」。

② 「衢」，涂刻本作「肆」。

配天也。周之后稷生於姜嫄，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。文、武之功起於后稷，故配天者須以后稷。嚴父莫大於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帝即天也。聚天之神而言之，則謂之上帝。此武王祀文王，推父以配上帝，須以父也。曰「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」，不曰武王者，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，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。猶言「魯之郊禘非禮，周公其衰」，是周公之法壞也。若是成王祭上帝，則須配以武王。配天之祖則不易，雖百世惟以后稷，配上帝則必以父。若宣王祭上帝，則亦以厲王。雖聖如堯、舜，不可以爲父；雖惡如幽、厲，不害其爲所生也。故《祭法》言「有虞氏宗堯」，非也。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。苟非其子，雖授以天下之重，不可謂舜之父也。如此，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，禪

讓之事蔑然矣。

以始祖配天，須在冬至，一陽始生，萬物之始，祭用圓丘，器用陶匏藁秸，服用大裘。而祭宗祀九月，萬物之成，父者我之所自生，帝者生物之祖，故推以爲配，而祭於明堂也。本朝以太祖祀於圓丘，^①以禰配於明堂，自介甫此議方正。先此祭五帝，又帝昊天上帝，并配者六位。自介甫議，惟祭昊天上帝，以禰配之。太祖而上，有僖、順、翼、宣。先嘗以僖禘之矣，介甫議以爲不當禘，順以下禘可也。何者？本朝推僖祖爲始，已上不可得而推也。或難以僖祖無功業，亦當禘。以是言之，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，並不得與祖德。或謂：靈芝無根，醴泉無源，物豈有無本而生者？今日天下基本，蓋出

① 「祀」，涂刻本作「配」。

於此後人，^①安得爲無功業？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。介甫所見，終是高於世俗之儒。

書

銘見《微言》。

含其英，茹其實，精於思，貫於一。

與方元霖手帖見《近思錄》。

聖人之道，坦如大路，學者病不得其門耳，得其門，無遠之不可到也。求人其門，不由於經乎？今之治經者亦衆矣，然而買櫝還珠之弊，人人皆是。經所以載道也，誦其言辭，解其訓詁，而不及道，乃無用之糟粕耳。覬足下由經以求道，勉之又勉，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，然後不知手之舞，足之蹈，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。按：朱子跋此帖有二，其一有

「應舉耕田」之語，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與方氏帖，惜皆不可見，姑記朱說云。^②

謝執政書見張繹《師說》。

公知射乎？有人執弓於此，發而多中，人皆以爲善射矣。一日，使羿立於其傍，道之以穀率之法。不從，羿且怒而去矣；從之，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。一作「巧」。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，則羿得盡其言，而用舍羿不恤也。頤才非羿也，然聞羿之道矣，慮其害公之多中也。

謝傅耆伯壽手謁見《朱子文集》。

頤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。十月日，河

① 「後」，涂刻本無此字。

② 「說」，涂刻本作「語」。

南程頤狀。

答晁以道書

見《呂氏雜誌》。

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，世間事無所不論，惟未嘗一字及數耳。

與橫渠簡

見《朱子語錄》。

堯夫說《易》好，今夜試來聽他說看。一

作「說《先天之圖》甚有理，可試往之聽他說看」。①

答謝良佐書

見《微言》。○又楊遵道錄但是問答，②不

云有書。

族子至愚，無足責；故人素厚，不敢疑。

孟子既知天，安用尤臧氏？

寄范淳夫書

同上。

丞相久留，左右所助。一意正道者，實在原明耳。

右伊川先生文

傳聞續記

此記係取朱子《名臣言行錄》及邵氏《易學

辨惑》所載，以補《遺書》、《外書》之未備。若夫他書，豈無附見，然未敢必信，故不復取云。

一日，二程先生侍太中公，訪康節於天津之廬。康節攜酒，飲月陂上，歡甚，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。明日，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一作「甫」。曰：「昨從堯夫先生游，聽其

① 「之」，涂刻本無此字。

② 「問」，原作「簡」，據涂刻本改。

論議，振古之豪傑也。惜其無所用於世。」純明曰：「所言何如？」明道曰：「內聖外王之道也。」是日，康節有詩，明道和之，今各見集中。《聞見錄》。

右二先生語

李文定公爲舉子時，從种放明逸先生學。將試京師，攜明逸書見柳開仲塗，以文卷爲贄，與謁俱入。久之，仲塗出，曰：「讀君之文，須沐浴乃敢見。」因留之門下。一日，仲塗自出題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。賦成，驚曰：「君必魁天下，爲宰相。」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，曰：「異日無忘也。」及文定爲宰相，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，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，不忘仲塗之言也。文定所擬賦題不傳。如王沂公曾，初作《有物混成賦》，識者知其決爲宰相。蓋所養所學，發

爲言詞者，可以觀矣。程明道先生爲伯温云。《聞見錄》。

神宗欲用温公，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。方下詔，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：「朕召司馬光，卿度光來否？」顥對曰：「陛下能用其言，光必來；不能用其言，光必不來。」帝曰：「未論用其言，如光者常在左右，人主自可無過。」公果辭召命。同上。

熙寧十年春，呂申公起知河陽，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、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，康節以疾不赴。明日，伯淳語康節曰：「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不已，顥以詩解之。」云云。同上。①

陳左司瓘曰：「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，惟伯淳能之。」予問公曰：「伯淳誰

① 「上同」，涂刻本互乙。

也？」公默然久之，曰：「不知有程伯淳邪？」予謝曰：「生長東南，實未知也。」予常以寡陋自媿。了翁之子正由云：「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，必冠帶然後讀之。」《范太史遺事》。

右明道先生語

曹彬攻金陵，垂克，忽稱疾不視事。諸將皆來問疾，彬曰：「余之病非藥石所愈。惟須諸公共發誠心，自誓以克城之日，不妄殺一人，則自愈矣。」諸將許諾，共焚香爲誓。明日稍愈。及克金陵，城中皆按堵如故。曹翰克江州，忿其久不下，屠戮無遺。彬之子孫貴盛，至今不絕。翰卒不三十年，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。程頤云。《涑水記聞》。

程伊川曰：「凡從安定先生學者，其醇厚和易之氣，望之可知也。」《聞見錄》。

或問伊川，量可學否？曰：「可。學進

則識進，識進則量進。」曰：「如魏公可學否？」曰：「魏公是間氣。」胡氏《傳家錄》。

異時，伊川同朱公揆訪先君，先君留之飲酒，因以論道。伊川指面前食卓曰：「此卓安在地上，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？」^①先君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，以及六合之外。伊川歎曰：「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，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。」《易學辨惑》。

伊川又同張子堅來，方春時，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。伊川辭曰：「平生未嘗看花。」先君曰：「庸何傷乎？物物皆有至理。吾儕看花，異於常人，自可以觀造化之妙。」伊川曰：「如是則願從先生遊。」同上。

先君病且革，伊川曰：「先生至此，他人無以致力，願先生自主張。」先君曰：「平生

① 「是」，涂刻本無此字。